

电影文学剧本

# 燎原

彭永輝 李洪辛著

1235.11



# 燎原

彭永輝 李洪辛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周 峰 装 幀

吳蘊瑞 封面字

电影文学剧本

療 原

彭永輝 李洪辛 著

\*

上海文化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78 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3 5/16 插页 2 字数 64,000

1964 年 4 月新 1 版 196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册

(原上海文艺印 精 3,000 册 平 34,500 册)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统一书号 10077·971 定价(八) 0.28 元

##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以历史上著名的安源煤矿大罢工为背景的电影文学剧本。

剧本描述了从清朝以至軍閥統治时期矿工的苦难生活，以及如何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一场惊天动地的罢工斗争。

在漫长的黑暗岁月里，矿工們世代过着牛馬不如的生活。1905年矿工奋起反抗，但在清政府的无耻欺騙和殘酷鎮压下失败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形势随即起了根本的变化。党派遣青年革命家曾煥觉到矿区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把全矿工人团结在工人自己的組織——“工人俱乐部”的周圍，和反动派进行了尖銳而曲折的斗争。有党领导的第一次大規模的罢工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剧本同时通过帝国主义、軍閥、封建势力对工人的殘酷盘剥、血腥鎮压，以及瓦斯爆炸、封毙活人的千古慘聞，暴露了反动統治者的阴險和毒辣；揭示了工人階級起来推翻三大敌人的必然性和工人群众在党领导下組織起来的偉大力量。

## 人 物 表

- 雷焕觉 革命活动家，二十六、七岁。
- 易老信 挖煤工，五十岁出头。（第一次出场时三十多岁）
- 易猛子 挖煤工，二十三、四岁，易老信的儿子。
- 顺子嫂 寡妇，易老信的大儿媳，陈振云的姐姐，三十余岁。
- 小虎子 顺子嫂的儿子，十二岁。
- 小 香 顺子嫂的女儿，六岁。
- 张老耿 推車工，五十多岁。（第一次出场时三十多岁）
- 秋 英 老耿的女儿，易猛子的未婚妻，十八、九岁。
- 刘德平 挖煤工，三十多岁。
- 德平妻 三十多岁。
- 贺青山 火車司机，三十多岁。
- 郑海生 挖煤工，二十多岁。
- 陈振云 开絞車的，三十岁不到。
- 楊 标 挖煤工，二十一、二岁。
- 李 魁 拖煤工，十八岁。
- 萧昌定 矿工代表。
- 工人
- 工人家属

吳曉嵐 矿长，四十岁出头。  
吳太太 四十多岁。  
王連奎 矿局总监工兼矿警局局长，五十岁不到。  
陈工头 四十多岁。  
小工头 三十岁左右。  
徐监工 三十多岁。  
刘仲谷 地方豪紳，五十岁以上。  
沈泰和 商会会长，五十岁不到。  
李程远 北洋軍閥旅长，四十岁。  
馬营长  
士兵  
办公室瘦职员和杂工  
流氓  
矿警队  
公司孙督办  
矿局苏总办  
清兵常協統

## 楔 子

又深又黑的煤洞，一盞飄着火苗的礦燈，微弱而搖晃的光影，照着一個身材高大的礦工。他赤裸的上身，烏黑如油，閃閃發亮，兩臂肌肉凸出，結實有力。他高高地舉着岩尖，狠狠地向煤壁鏟擊。職演員表就出現在這個衬底上。

礦工不斷揮舞着岩尖，一下一下接連不斷地鏟擊着煤壁，煤壁開始出現了小的裂口；小塊的煤屑四散飛濺。當職演員表快映完時，被礦工強有力震擊的煤壁，發生了崩裂，一大塊一大塊不可遏止地滾了下來。

在淡出的黑片上出現字幕：

一九〇五年，江西省某煤礦。

天色陰沉，烏雲漫天。

總平巷口，一群襤褸的礦工，憤激地揮舞着岩尖，易老倌在鼓動着伙伴們。由於人多嘴雜，再加上運煤電車的震響，傾倒煤屑的翻籠的嗚鳴，只聽見一片怒濤般的聲浪，看見一個個怒形于色的臉，却聽不見嚷叫的內容。但地面上掛鈎的、打點的、撐桶的弟兄們，都不由得被吸引住了，有的加入他們的陣勢，有的遠遠地觀望着，踟躕不前。這時正有一班礦工出窿，



听见叫嚷，沮丧的脸上立刻显露出兴奋的神情，有的被卷进了聚集的人群，也有一些给他们的父兄拉住。

矿工越聚越多。激动的人群开始呼啸着向矿局奔去。

矿工们穿过铁路，朝着矿局办公大楼奔去。地上卷起一片尘雾。

矿局总公事房围墙里的矿丁们，看见矿工们蜂拥而来，慌了手脚，急急忙忙拉上围墙的大铁门。

办公室楼上的窗口，有几个洋人和中国员司，冷眼望着这群愤怒的人。冷不防接二连三扔来石块和煤砬<sup>①</sup>，把玻璃窗砸得粉碎。洋人们惶惶然退了下去。

矿工们推不开铁门，就动手用岩尖砸击，有的索性爬到铁门上面去。人们不断向里面扔石块……发泄怨愤。……

几天之后。矿局总公事房栅栏门外的空坪上，衣不蔽体的矿工们，这里一堆那里一堆，都在期待着什么，有的在兴奋地谈论，有的在不安地窃窃私语。矿工的家属们拖儿带女，怀着希冀和不安的情绪，怯生生地跟在她们的丈夫、父兄身边，关切地谛听着，探询着。

空坪上起了一阵骚动。有人喊：“来了，来了！”

萧昌定由几个青年矿工簇拥着，打人群里走过来。人们马

---

① 砬：讀 pià，江西方言，煤层中的石块。



上拥上去，关切地叮嚀道：

“蕭大哥，你嘴头子要硬啊！”

“要矿上发清欠餉，一个也不能少！”

蕭大哥把手上的大紅帖子一揚說：“大家放心吧！公司督办亲自到了矿上，下帖子請我們議事，总会拿句話出来的。”

一个叫張老耿的矿工，拉拉跟在老蕭身后的姓易的矿工說：“易老弟，你們当心啊，矿上連洋枪队都調来了！”

蕭大哥听見了，笑了一笑說：“洋枪队又怎样？他們也是人，是人就不能不讲道理！”

蕭大哥由矿工們拥着走上公事房柵栏門外的台阶。这时台阶上两边已經站好了清兵。蕭大哥才踏上台阶，一个差弁模样的人就迎下来說：

“督办大人有話：只准議事的头脑上去，閑人一概等在外面。”

跟着蕭大哥的矿工們不服，想挤上去。門口的清兵恶狠狠地把刀一橫，拦住去路。

蕭大哥略一迟疑，旋即光明磊落地說：“你們就留在外面吧！”

蕭大哥走进柵栏門，只見总公事房門前、廊子上、台阶上，三步一崗，五步一哨，一半是穿着号褂子拿着馬刀的营兵，一半是穿着軍服拿着五响快枪的新軍，个个杀气騰騰。蕭大哥定了定神，坦然地走上总公事房的石級。……

蕭大哥繞过一架鏡子屏风，走进大厅。厅內站滿了戴紅

纓帽、頂子顏色不一的大小官員，和戴篋尖帽的差役、執刀持槍的兵丁。中間一張長案，朝下幾張太師椅上坐着公司督辦、礦局總辦和德國總礦師。步兵協統坐在側手。

沒人理會蕭大哥，連一把椅子也沒給他預備。他略有猶豫之色。

蘇總辦開口了：

“你就是領頭鬧事的嗎？”

“兄弟們抬我出來給督辦大人回話。”蕭大哥理直氣壯地說，“要礦上發清欠餉。”

“胡說！”蘇總辦把臉一板，打斷蕭大哥的話，“本礦是官督商辦的重要實業，關係重大。你領頭鬧事，朝廷降下罪來，你担戴得起嗎！”

蕭大哥急了，抗議道：“各位大人，今天是找我來議事，我又不是犯人。”

“放肆！”坐在當中的孫督辦把桌子一拍，厲聲喝道，“本督辦是朝廷命官，跟你們煤黑子有什麼事可議！協統大人——”

常得勝領命，隨即吼了一聲：“綁！”

下面的差役一陣吆喝，蕭大哥看不是勢，才要向外走，拿着鬼頭刀的差役就圍上來。蕭大哥拳腳有兩下子，他抬腿一脚，把清兵手上的鬼頭刀踢飛了，順手抓起一把椅子，打算殺出一條血路。

“混蛋，放槍！”常得勝吆喝。

清兵端起洋槍，乒然一聲，蕭大哥中彈，舉着的椅子掉在地上。他脚步踉蹌，手捂胸口，扭過頭來，臉色凜然地怒視孫

督办。

这时栅栏門外，台阶上的清兵象得了信号，端起洋枪，朝天放了一排枪。

停在鉄路上的“鉄閘子”車箱，鉄門“嘩”的拉开了，一队手执馬刀的清兵，紛紛跳下車，向空坪方向扑去。

同时由空坪两边，大队手执馬刀的清兵包抄了过来。

一无准备的矿工們四散奔逃，家屬們、孩子們吓得号哭着逃命。

清兵在人群中捕人，有的被綁上了，有的还在奋勇抵抗。……

姓易的憤憤不平，拿起手中的岩尖，想上去搏斗，突然張老耿一把拉住了他。

張老耿把他一直拉到一个隱蔽所在，姓易的喘息着說：“完了！完了！”

“人家又是馬刀又是洋枪，你拚得过？”張老耿死命拖着他不放。

姓易的痛苦地抱着头，蹲了下去。……

大厅上，蕭大哥已經昏迷过去。两个差役把他架着，站在长案面前，听常得胜宣讀罪状：

“……蕭昌定系会匪首脑，糾众鬧事，阴謀不軌，着即正法。从犯苏四喜等十八人监禁終身。今后本矿矿工均須切具五家連环保結，如有再敢聚众滋事者，一律严惩不貸。……”

常得胜讀完，揮了揮手，差役們把蕭大哥架了出去。

蕭大哥站的地方，滴滴鮮紅的血……

响起悲憤的歌声：

血海仇，万丈深，  
矿工的日月苦噢，  
要比牛馬苦十分！  
吃的是阳間飯，  
干的是阴間活！  
到何时撥开烏云見青天，  
站起来——做人？

歌声中显现如下的画面：

低矮、狹小、深长的洞子里，什么也看不清楚，只看見几盞螢火似的灯光，慢慢向前移动着，这是几个拖煤工在艰难地行进。矿工們头上纏着头巾，矿灯插在包头帕子里，一根黄麻編織的寸把寬的带子，从肩头斜挂下来，一直齐至臀股，后面吊着盛煤的篾箕。他們借着头頂微弱的灯光，斜着肩膀，光裸着身体，吃力地一步一步在高低不平而又傾斜的坡上“扯拖”。

他們繼續前行，煤洞陡然矮下来，他們便把矿灯咬在嘴里，伏在地上，两只手也当脚来使用，象蛤蟆似的，肚皮几乎貼着地面，一步一步地爬行，偶不小心，不是头頂碰着支柱，就是背脊骨触到棱形的煤石上。

穿过了矮洞，又到了—一个低洼的巷道，里面淹满了水，矿

工們便象水蛇般地在水里游，喘着气拖着煤畚。

巷道里，張老耿正推着一輛鉄皮煤車，走向一條坡道。他頭上是汗，背上也是汗。他用兩手推，推了幾步，覺得十分吃力，便反轉身子用背脊推，一脚一脚死勁地蹬着地面，使出全身的精力和煤車搏鬥，而煤車却頑固地在原來的地方慢慢移動一點又後退一點。一個工頭拿着竹篾走過來，不問情由，就攔頭打下來。張老耿精力使完了，腳跟一松，煤車便順勢滑下來。他心慌意亂，想用力去阻擋，可是煤車向下的沖力越來越大，他沒有力量擋住它。張老耿被煤車推送着，眼前金星亂射。眼看就要出危險了，姓易的和另一個工人看見，幾步跳過來，迅速用身子擋着煤車，把它穩住，張老耿跌倒在地下。姓易的一面用背脊擋着煤車，一面招呼跌在地上的張老耿。

大巷道來往着運煤電車，來往着上下班的礦工。

他們出得窿來，象潰敗的兵，提着礦燈和岩尖，神形沮喪，腳步踉蹌，東倒西歪地陸陸續續走出來，聽見電車鈴響，便把身子貼在潮濕的牆上。他們渾身都是黑的，只有眼睛和嘴唇上有一點白色。有的穿着單衣；有的幸運披着件棉襖，也露着油渣似的棉花；有的連褲子也沒有，就用頭上的包頭帕圍住下身。迎面抬來兩乘轎子，一乘坐着洋礦師，另一乘坐着總監工。礦工們站住，眼光里噴射着仇恨的怒火，但是沒有說什麼，又低着頭走了。……

矮湫湫的工棚，摆滿了床鋪。每張床鋪都是上中下三层，上面的人坐起来头就碰着屋梁，中間的人更是伸不直腰板，处处給人一种压抑窒悶的感觉。床鋪的寬度本来是单人的，但規定要睡两个人，人挤着人，人压着人。地上鋪着麻袋稻草，也睡滿了人，連踩脚的空隙也沒有。那盞昏黄的小电灯，把屋子照得阴凄凄，愁惨惨。在矿工們的床头，很少能看見衣被杂物，除了他們的身体，什么也沒有。睡不着的在喘息咳嗽，醒过来的心里絞痛。該上班的起来了，拖着疲憊的身子彳亍地出去；他留下来的半边床位，又馬上为剛出班的、更加疲憊的身体所填补。

歌声消失，出現了一張字幕：

矿工們就这样过着牛馬不如的生活，一年又一年。他們也不断地反抗、鬧事，但是每一次都被殘酷地鎮压下去。世界上經歷了多少翻天覆地的大事：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德国人走了，換上了日本势力，矿工的生活依然沒有变化。



## 第一章

一声雄壮的汽笛声，冲破银幕上的黑暗，一列疾驰的列车，带着震撼大地的声势，从逐渐淡下去的黑云中劈头盖脸地奔来。

推出字幕：1921年。

雷焕觉穿着长衫，坐在一辆无棚的货车上，身子高踞在堆得高高的坑木上面，眺望着冬天的田野。

从司机座的窗口里，司机贺青山把头伸出，挥手向雷焕觉招呼，表示就要到站了。

雷焕觉顺着贺青山指的方向看去，远远的矿山全景在望。

车子停靠在赣西车站，贺青山跳下司机台，雷焕觉也跟着下来。

一个聪明外露的年青工人急忙迎上去。贺青山介绍：

“这是长沙劳动组合书记部<sup>①</sup>派来的雷先生。他就是我跟你说的陈振云，在矿上开绞车。”

雷焕觉和陈振云热情地拉着手。

陈振云恨不得一下子把肚子里的话都倒出来，急促地说：



“看了書記部寄給我們的《劳动周刊》，心里直发痒，可又不曉得怎么干！雷先生来指导，真是太好了。……”

“不是指导，振云兄弟。”雷煥覺搖着陈振云的手，“我們大家一道給工人办事。我叫雷煥覺，以后就称呼名字吧。”

賀青山一面搬行李，一面招呼陈振云：

“振云，你先引老雷安頓下来，我到路局交了差就来。”

“我来，我来。”陈振云搶着去扛行李。

陈振云替雷煥覺扛着鋪盖，雷煥覺自己提了小藤箱，走上矿区的大街。

狹仄的街道两边都是各行各业的鋪面，街上人来人往，摩肩擦踵，有带着姨太太上洋貨店的稽查司令們；有带着妓女上酒楼的工头們；更多的是矿工和他們的家属，她們提着籃子去买油盐柴米，也有苦着臉夹着被子走进当鋪的。在拥挤的人流中穿插着一些叫化子，有的大着嗓子喊街，有的紧跟着人細声求告。人声嘈杂，整个市面呈现出畸形的繁荣、混乱而凄惨的景象。

“让开，让路。”几个声音同时叫着。

一乘四人抬的綠呢軟轎从街上过来，拥挤的行人都朝两边让路，雷煥覺他們也被挤到屋檐下。

轎子里坐着个留仁丹胡子、面目凶狠的人，后面跟着穿黄色制服的矿警，还有几个歪戴帽、拿鉄尺的跟班。陈工头也跟

---

① 长沙劳动組合書記部：是指中国劳动組合書記部的湖南分部。劳动組合書記部是党公开領導全国工人运动的总机关，各省設有分部。

在轎子后面，撅着屁股小步地跑着。

陈振云拉拉雷焕觉，低声說：“这就是我跟你說的，矿上的总监工兼矿警局长王連奎，工人們当面都要喊他三老爷，背后都叫他王胡子。”

轎子过去，雷焕觉他們继续往前走。忽然，街道拐角处一个棚子里在吵闹，雷焕觉顺着声音望过去。

棚子里是个临时的賭摊。一个青年工人紫着臉要冲出賭摊，嘴里嚷着：“你們搞鬼！不来了！你們搞鬼！”

流氓們包围着他，不让他走，也嚷着：“誰搞鬼？輸不起不要耍賴！”

摆賭摊的是矿上一个姓徐的监工。这时他丢出一块銀洋几个角子：“借給你两块錢，再来。”

流氓們应和着：“好啦，人家徐监工借兵給你翻本。”

青年工人看了一下，还是要走。流氓揪住他不放。

“一块錢現扣三角利息，这个債我背不起！”青年工人說。

徐监工把眼珠一翻：“姓李的，你真他媽的小庙子鬼！……”

流氓們正想动手打人，突然插进一个身材高大的工人，按住流氓的手說：“怎么，还有逼人借債的！”

“易猛子！”徐监工喝一声，“有你什么事？”

“那有这种霸王賭！”猛子袒护着青年工人說，“赢了不让人走，輸了还不让人走？”

徐监工把手中的牌一丢，正预备过来揪猛子，一看猛子身后还站着几个年青工人，楊标、李魁在猛子左右一站，象斗